

玉 娇 梨

〔清〕夷荻散人 编次

冉 休 丹 点校

目 录

第 一 回	小才女代父题诗.....	1
第 二 回	老御史为儿谋妇.....	10
第 三 回	白太常难途托娇女.....	20
第 四 回	吴翰林花下遇才人.....	30
第 五 回	穷秀才辞婚富贵女.....	39
第 六 回	丑郎君强作词赋人.....	48
第 七 回	暗更名才子遗珠.....	56
第 八 回	悄窥郎侍儿识货.....	63
第 九 回	百花亭撒李寻桃.....	71
第 十 回	一片石送鸿迎燕.....	80
第十一回	有腾那背地求人.....	88
第十二回	没奈何当场出丑.....	96
第十三回	苏秀才穷途卖赋.....	105
第十四回	卢梦梨后园赠金.....	113
第十五回	秋试春闱双得意.....	122
第十六回	花姨月姊两谈心.....	131
第十七回	势位逼仓卒去官.....	140
第十八回	山水游偶然得婿.....	148
第十九回	错中错各不遂心.....	156
第二十回	锦上锦大家如愿.....	164
附 录	玉娇梨序.....	173
	缘 起.....	175

第一回 小才女代父题诗

诗曰：

“六经”原本在人心，笑骂皆文仔细寻。

天地戏场观莫矮，古今聚讼眼须深。

诗存《郑》《卫》非无意，乱著《春秋》岂是淫。

更有子云千载后，生生死死谢知音。

话说正统年间，有一甲科太常正卿，姓白名玄，表字太玄，乃金陵人氏。因王振弄权，挂冠而归。这白太常上无兄下无弟，只有一个妹子，又嫁与山东卢副使远去，止得只身独立。他为人沉静寡欲，不贪名利，懒于逢迎，但以诗酒自娱。因嫌城中交接烦冗，遂卜居于乡，去城约六七十里，地名唤锦石村。这村里青山环四面，一带清溪直从西过东，曲曲回抱，两堤上桃柳芳菲，颇有山水之趣。这村中虽有千余户居民，若要数富贵人家，当推白太常为第一。这白太常官又高，家又富，才学政望又大有声名，但只恨年过四十，却无子嗣。也曾蓄过几个姬妾，可煞作怪，留在身边三五年，再没一毫影响；及移去嫁人，不上年余，便人人生子。白公叹息，以为有命，遂不复买妾。夫人吴氏各处求神拜佛，烧香许愿，直到四十四上，方生得一个女儿。临生这日，白公梦一神人赐他美玉一块，颜色红赤如日，因取乳名叫做红玉。

白公夫妻因晚年无子，虽然生个女儿，却也十分欢喜爱惜。这红玉生得姿色非常，真是眉如春柳，眼湛秋波。更兼性情聪慧，到八九岁便学得女工针黹件件过人。不幸十一岁上，母亲吴氏先亡过了，就每日随着白公读书写字。果然是山川所钟，天地阴阳不爽，有百分姿色，自有百分聪明，到得十四五岁时，便知书能文，竟已成一个女学士。因白公寄情诗酒，日日吟咏，故红玉小姐于诗词一道，尤其所长。家居无事，往往白公做了，叫红玉和韵；红玉做了，与白公

推敲。白公因有了这等一个女儿，便也不思量生子，只要选择一个有才有貌的佳婿配他，却是一时没有。因此耽阁到一十六岁，尚未联姻。

不期一日朝廷遭土木之难，土木，地名，也先南犯至此。正统北狩，正统皇帝被虏北去。景泰登极，王振伏辜，起复旧臣。白公名系旧臣，吏部会议仍推白公为太常正卿，不日命下，报到金陵。白公本意不愿做官，只因红玉姻事未就，因想道：“吾欲选择佳婿，料此一乡一邑人才有限，怎如京师，乃天下文人聚处，岂无东床俊彦，何不借此一行。倘姻缘有在，得一美婿，也可作半子之靠。”主意定了，遂不推辞，择个吉日，带着红玉小姐上京赴任。到了京师，见过朝廷，到了任，寻一个私宅住下。

这太常寺乃是一个清淡衙门，况白公虽然忠义，却是个懒疏之人，不肯揽事。就是国家有大事着九卿会议，也只是两衙门与该部做主，太常卿不过备名色唯诺而已，那有十分费心力处。每日公事完了，便只是饮酒赋诗。过了数月，便有一班好诗酒的僚友，或花或柳，递相往还。时值九月中旬，白公因一门人送了十二盆菊花，摆在书房阶下，也有鸡冠紫，也有醉杨妃，也有银鹤翎，盆盆俱是细种，深香疏态，散影满帘，何减屏列金钗十二。白公十分喜爱，每日把酒玩赏。

这一日正吟赏间，忽报吴翰林与苏御史来拜。原来这吴翰林就是白公的妻舅，叫做吴珪，号瑞庵，与白公同里，为人最重义气。这苏御史名唤苏渊，字方回，虽是河南籍中的进士，原籍却也是金陵，又与白公是同年。又因诗酒往来，因此三人极相契厚，每每于政事之暇，不是你寻我，便是我访你。白公听见二人来拜，慌忙出来迎接。三人因平日往来惯了，情意浃洽，全无一点客套。一见了，白公便笑说道：“这两日菊花开得十分烂漫，二兄为何不来一赏？”吴翰林道：“前日因李学台点了南直隶学院，与他饯行，不得工夫。昨日正要来，不期刚出门，撞见老杨厌物，拿一篇寿文，立等要改了与石都督夫人上寿，又误了一日工夫。今早见风日好，恐怕错过花期，所以约了苏老兄不速而至。”苏御史道：“小弟连日也要来，只因衙门中多事，未免辜负芳辰。”三人说着话，走到堂上相见过，更了衣，待

茶过，遂邀入书房中看菊。果然黄深紫浅，摆列两隅，不异两行红粉。吴翰林与苏御史俱夸奖好花不绝。三人赏玩了一会，白公即令家人摆上酒来同饮。饮了数杯，吴翰林因说道：“此花秀而不艳，美而不妖，虽红黄紫白，颜色种种鲜妍，却终带几分疏野潇洒气味，使人爱而敬之。就如二兄与小弟一般，虽然在此做官，而日日陶情诗酒，与林下无异，终不似老杨这班俗吏，每日趋迎权贵，只指望进身做官，未免为花所笑。”白公笑道：“虽然如此说，只怕他们又笑你我不会做官，终日只好在此冷曹，与草木为伍。”苏御史道：“他们笑我们，殊觉有理；我们笑他，便笑差了。”吴翰林道：“怎么我们笑差？”苏御史道：“这京师原是个利名场，他们争名夺利，正其宜也。你我既不贪富，又不图贵，况白年兄与小弟又无子嗣，何必溷迹于此，以博旁人之笑？”白公叹一口气道：“年兄之言最是，小弟岂不晓得。只是各有所因，故苟恋于此，断非舍不得这一顶乌纱帽耳。”苏御史又道：“吴兄玉堂，白兄清卿，官闲政简，尚可以官为家，寄情诗酒。只是小弟做了这一个言路，当此时务，要开口又开不得，要闭口又闭不得，实是难为。只等圣上册封过，小弟必要讨个外差离此，方遂弟怀。”吴翰林道：“唐人有两句诗道得好：‘若为篱边菊，山中有此花。’恰似为苏兄今日之论而作。你我既乐看花饮酒，自当归隐山中，最是最是。”三人一边谈笑，一边饮酒，渐渐说得情投意洽，便不觉诗兴发作。白公便叫左右取过笔砚来，与吴翰林、苏御史即席分韵作赏菊诗。

三人才待挥毫，忽长班来报：“杨御史老爷来了。”三人听了，都不欢喜。白公便骂长班道：“蠢才，晓得我与吴爷、苏爷饮酒，就该回不在家了。”长班禀道：“小的已回出门拜客，杨爷的长班说道：‘杨爷在苏爷衙里问来，说苏爷在此饮酒，故此寻来。’又看见二位爷轿马在门前，因此回不得了。”白公犹沉吟不动身，只见又一个长班慌忙进来禀道：“杨爷已到门进厅来了。”白公只得起身，也不换冠带，就是便衣迎出来。

原来这杨御史叫做杨廷诏，字子献，是江西建昌府人，与白公也是同年。为人言语粗鄙，外好滥交，内多贪忌，又要强做解事，往

往取人憎恶。这日走进厅来，望见白公便叫道：“年兄好人，一般都是朋友，为何就分厚薄？既有好花在家，邀老吴、老苏来赏，怎就不呼唤小弟一声？难道小弟就不是同年？”白公道：“本该邀年兄来赏，但恐年兄贵衙门事冗，不得工夫于此寂寞之事。就是苏年兄与吴舍亲，俱偶然小集也，非小弟邀来。且请宽了尊袍。”杨御史一面宽了公服，作过揖，也不等吃茶，就往书房里来。吴翰林与苏御史看见，只得起身相迎，同说道：“杨老先生今日为何如此高兴？”杨御史先与苏御史作揖道：“你一发不是人。这样快活所在，为何瞒了我，独自来受用？不通不通。”又与吴翰林作礼，因致谢道：“昨赖老先生大才润色，可谓点铁成金。今早送与石都督，十分欢喜，比往日倍加敬重。”吴翰林笑道：“石都督欢喜，乃感老先生高情厚礼，未必为这几句文章耳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敝衙门规矩，只是寿文，倒也没甚么厚礼。”苏御史笑道：“小弟偏年兄看花，年兄便怪小弟。像年兄登贵人之堂，拜夫人之寿，抛撇小弟就不说了！”说罢，众人都大笑起来。白公叫左右添了盍簋，让三人坐下饮酒。

杨御史吃了两杯，因与苏御史道：“今日与石都督夫人上寿，虽是小弟背兄，也是情面上却不过，未必便有十分升赏。还有一件事特来寻年兄商议，若是年兄肯助一臂之力，管取有些好处。”苏御史笑道：“甚么事？有何好处？乞年兄见教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汪贵妃册封皇后，已有成命。都督汪全，眼见得便擅威晚之尊，近日闻知离城二十里有一所民田，十分膏腴，彼甚欲之，竟叫家人夺了。今日衙门中纷纷扬扬都要论他，第一是老朱出头。汪都督晓得风声，也有几分着忙，今日央人来求小弟，要小弟与他周旋。小弟想衙门里众人都好说话，只是老朱有些任性，敢作敢为，再不思前虑后，小弟每每与他说好话，他再不肯听。我晓得他与年兄甚好，极信服年兄。年兄若肯出一言止了此事，汪都督自然深感，不独有谢，你我既在这里做官，这样人终须恶识他不得，况又不折甚本，不知年兄以为何如？”苏御史听了，心下有几分不快，因正色道：“若论汪全倚恃威晚，白占民间田土，就是老朱不论，小弟与年兄也该论他。年兄为何还要替他周旋？未免太势利了些。”杨御史见苏御史词色不顺，便默

默不语。白公因笑道：“小弟只道杨年兄特来赏菊，原来却是为汪全说人情，这等便怪不得小弟不来邀兄赏菊了。”吴翰林也笑道：“良辰美景，只该饮酒赋诗。若是花下谈朝政，颇觉不宜。杨老先生该罚一巨觥，以谢唐突花神之罪。”杨御史被苏御史抢白了几句，已觉抱愧，又见吴翰林与白公带笑带戏讥刺他，甚是没意思，只得勉强说道：“小弟因苏年兄说起，偶然谈及，原非有心，为何就要罚酒？”白公道：“这个定要罚。”随叫左右斟上一大犀杯，送与杨御史。杨御史拿着酒说道：“小弟便受罚了。倘后有谈及朝政者，小弟却也不饶他。”吴翰林道：“这个不消说了。”

杨御史吃干酒，因见席上有笔砚，便说道：“原来三兄在此高兴做诗，何不见教？”吴翰林道：“才有此意，尚未下笔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既未下笔，三兄不可因小弟打断诗兴头，请倾珠玉，待小弟饮酒奉陪何如？”白公道：“杨年兄既有此兴，何不同做一首，以记一时之事。”杨御史道：“这是白年兄明明奈何小弟了，小弟于这些七言八句实实来不得。”白公笑道：“年兄长篇寿文，称功颂德，与权贵上寿，偏来得。为何这七言八句，不过数十个字儿就来不得？想是知道此菊花没有升赏了。”杨御史听了，便嚷道：“白年兄该罚十杯。小弟谈朝政便该罚酒，像年兄这等难道就罢了？”随叫左右也筛了一大犀杯，递与白公。吴翰林道：“若论说寿文，也还算不得朝政。”苏御史笑道：“寿文虽是寿文，却与朝政相关，若不关朝政，杨年兄连寿文也不做了。白年兄该罚该罚。”白公笑了笑，将酒一饮而干，因说道：“酒便罚了，若要做诗，必须分韵同做。如不做并诗不成者，俱罚十大杯。”吴翰林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杨御史道：“二兄不要倚高才，欺负小弟。若像前日圣上要差人迎请上皇，无一人敢去，这便是难事了。若只将做诗吃酒来难人，这也还不打紧。”苏御史道：“杨年兄又谈朝政了，该罚不该罚？”白公见杨御史说的话太卑污厌听，不觉触起一腔忠义，便忍不住说道：“杨年兄的话全无一毫丈夫气。你我既在此做官，便都是朝廷臣子，东西南北，一惟朝廷之使，怎么说无一人敢去。倘朝廷下尺寸之诏，明着某人去，谁敢推托不行。若以年兄这等说来，朝廷终日将大俸大禄养人何用！”杨御史冷笑了一声，

道：“这些忠义话儿人都会说，只怕事到临头，未免又要手慌脚乱了。”白公道：“临时慌乱者，只是愚人无肝胆耳。”

吴翰林与苏御史见二人话不投机，只管抢辩起来，一齐说道：“已有言在先，不许谈朝政，二兄故犯，各加一倍，罚两大杯。”因唤左右每人面前筛了一杯。杨御史还推辞理论。白公因心下不快，拿起酒来也不候杨御史，竟自一气饮干，又叫左右筛上一杯，复又拿起几口吃了，说道：“小弟多言，该罚两杯，已吃完了。杨年兄这两杯吃不吃，小弟不敢苦劝。”杨御史笑道：“年兄何必这等使气，小弟再无不吃之理，吃了还要领教佳章。”苏御史道：“年兄既有兴做诗，可快饮干。”杨御史也一连吃了两杯，说道：“小弟酒已干了。三兄有兴做诗，乞早命题，容小弟慢慢好想。”吴翰林道：“也不必别寻题目，就是‘赏菊’好了。”白公道：“小弟今日不喜做诗，三兄有兴请自做，小弟不在其数。”杨御史听了，大嚷道：“白年兄太欺负人，方才小弟不做，你又说定要同做，若不做罚酒十杯。及小弟肯做，你又说不做。这是明欺小弟不是诗人，不屑与小弟同吟。小弟虽不才，也忝在同榜，便胡乱做几句歪诗，未必便玷辱了年兄。今日偏要年兄做。年兄要不做，是自犯自令，该罚二十杯，就醉死也要年兄吃！”白公道：“要罚酒小弟情愿，若要做诗，决做不成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既情愿吃酒，这就罢了。”就叫人将大犀杯筛上。

苏御史与吴翰林还要解劝，白公拿起酒来便两、三口吃干。杨御史又复斟上。吴翰林道：“白太玄既不做诗，罚一杯就算了。”杨御史道：“这个减不得，定要吃二十杯。”白公笑道：“花下饮酒，弟所乐也，何关年兄事，而年兄如此着气！”拿起来又是一大杯吃将下去。杨御史也笑道：“小弟不管年兄乐不乐，关小弟事不关小弟事，只吃完二十杯便罢。”又叫左右斟上。

白公一连吃了四五杯，因是气酒，又吃急了，不觉一时涌上心来，便有些把捉不定。当不得杨御史在旁絮絮聒聒，只管催逼，白公又吃得一杯，便坐不住，走起身，竟往屏风后一张榻床上去睡。杨御史看见那里肯放，便要下席来扯。苏御史拦住道：“白年兄酒忒吃急了，罚了五六杯也够了，等他睡一睡吧。”杨御史道：“他若不嘴强，

就是一杯也饶他了。”吴翰林道：“就要罚他，也等你我诗成。你我俱未成，如何只管罚他。”苏御史道：“这个说得极是。”杨御史才不动身，道：“就依二兄说，做完诗不怕他不吃。他若推醉不吃，小弟就泼他一身。”说罢，三人分了纸笔，各自对花吟哦不题。正是：

酒欣知己饮，诗爱会家吟；

不是平生友，徒伤诗酒心。

且说白公自从夫人死后，身边并无姬妾，内中大小事俱是红玉小姐主持。就是白公外面有甚事，也要与小姐商量。这日白公与杨御史争论做诗之事，早有家人报与小姐。小姐听了，晓得杨御史为人不端，恐怕父亲任性，抢白出祸来。因向家人道：“如今老爷毕竟还做诗也不做？”家人道：“老爷执定不肯做诗，被杨爷灌了五六大杯酒，老爷因赌气吃了，如今醉倒在榻床上睡哩。”小姐又问道：“杨爷与苏爷、舅老爷如今还是吃酒，还是做诗？”家人道：“俱是做诗。杨爷只等做完了诗，还要扯起老爷来灌酒哩。”小姐道：“老爷是真醉，是假醉？”家人道：“老爷因吃了几杯气酒，虽不大醉，也有几分酒了。”小姐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既是老爷醉了，你可悄悄将分与老爷的题目、纸拿进来我看。”家人应诺，随即走到席前，趁众人不留心，即将一幅写题的花笺拿进来递与小姐。小姐看了，见题目是“赏菊”，便叫侍儿嫣素取过笔砚，信手写成一首七言律诗。真个是：

墨云挟雨须臾至，腕儿驱龙顷刻飞；

不必数茎兼七步，乌丝早已写珠玑。

红玉小姐写完了诗，又取一个帖子，写两行小字，都付与家人，吩咐道：“你将此诗此字暗暗拿到老爷榻前伺候，看老爷酒醒时，就送与老爷。切不可与杨老爷看见。”

家人答应了，走到书房中，只见吴翰林才挥毫欲写，苏御史正注目向花，搜索枯肠，杨御史也不写，也不想，且拿着一杯酒，口里唧唧啾啾的吟哦。家人走到白公榻前伺候。原来白公酒量原大，只因赌气一连吃急了，所以有些醉意。不料略睡一睡，酒便醒了，不多时醒将来要茶吃。家人忙取了一杯茶递与白公。白公就坐起来接茶吃了两口，家人即将小姐诗笺与小帖暗暗递与白公。白公先将帖

子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两行小字道：“长安险地，幸勿以诗酒贾祸。”白公看毕，暗点点头儿。又将花笺打开，却是代他做的赏菊诗，因会过意来。将茶吃完了，随即立起身，仍旧走到席上来。

苏御史看见道：“白年兄醒了，妙！妙！”白公道：“小弟醉了，失陪。三兄诗俱完了吗？”杨御史道：“年兄推醉得好，还少十四杯酒，只待小弟诗成了，一杯也不能饶。”吴翰林向白公道：“吾兄才极敏捷，既已酒醒，何不信笔一挥，不独免罚，尚未知鹿死谁手？”白公笑道：“小弟诗倒做了，只是杨年兄在此，若是献丑，未免遗笑大方。”杨御史道：“白年兄不要讥诮小弟，年兄纵然敏捷，也不能神速如此。如诗果成，小弟愿吃十杯。倘竟未做，岂不是取笑小弟？除十四杯外，还要另罚三杯。年兄若不吃，便从此绝交。”白公笑道：“要不做就不做，要做就做，怎肯说谎。”即将诗稿拿出与三人看。苏御史接在手中道：“年兄果然做了，大奇大奇。”吴翰林与杨御史都挨拢来看，只见上写着：

紫白红黄种色新，移来秋便有精神。

好从篱下寻高士，漫向帘前认美人。

处世静疏今古意，傍人闲冷似前身。

莫言门闭官衙冷，香满床头二十辰。

三人看了俱大惊不已。苏御史道：“白年兄今日大奇，此诗不但敏捷异常，且字字清新俊逸，饶有别致，似不食烟火者，大与平日不同。敬服！敬服！小弟辈当为之搁笔矣。”白公道：“小弟一来恐拂了杨年兄之命，二来要奉杨年兄一杯，只得勉强应酬，有甚佳句。”杨御史道：“诗好不必说，只是小弟有些疑心。白年兄恰才酒醒，又不曾动笔，如何就出之袖中？就写也要写一会。”吴翰林将诗拿在手中，又细细看了两遍，会过意来，认得是红玉所做，不觉微微失笑。杨御史看见道：“吴老兄为何笑？其中必有缘故。不说明，小弟决不饮酒！”吴翰林只是笑，不做声。白公也笑道：“小弟为不做诗罚了许多酒，今诗既做了，年兄自然要饮，有甚疑心处，难道是假的不成。”杨御史道：“吴老兄笑得古怪，毕竟有些缘故。”苏御史因看着吴翰林道：“这一定是老兄见白年兄醉了，代做的了。”吴翰林道：“愧死，

小弟如何做得出。”杨御史道：“若不是老兄代做，白年兄门下又不见有馆客，是谁做的？”吴翰林只不做声，但是笑。白公笑道：“难道小弟便做不出，定要别人代笔？”杨御史道：“怎敢说年兄做不出，只是吴老兄笑得有因，你们亲亲相护，定是做成圈套哄骗小弟吃酒。且先罚吴老先生三大杯，然后小弟再吃。”一面叫人筛一大杯送与吴翰林。吴翰林笑道：“不消罚小弟。小弟也不知是不是，据小弟想来，此诗也非做圈套骗老先生，决是舍甥女恐怕父亲醉了，故此代为捉刀耳。”

杨苏二御史听了，俱各大惊，因问白公道：“果是令爱佳作否？”白公道：“实是小女见小弟醉了，代做聊以塞责。”杨苏二御史惊叹道：“原来白年兄令爱有如此美才，不独闺阁所无，即天下所称诗人韵士，亦未有也。小弟空与白年兄做了半生同年，竟不知令爱能诗识字如此，可敬，可敬。”吴翰林道：“舍甥女不但诗才高美，且无书不读，下笔成文，千言立就。”苏御史道：“如此可谓女中之学士也。”白公道：“衰草独夫，有女虽才，却也无用。”苏御史道：“小弟记得令爱今年只好十六七岁。”白公道：“今年是一十六岁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曾许字人否？”白公道：“一来为小弟暮年无子，二来因老妻去世太早，娇养惯了，所以直至今日尚未许聘。”杨御史道：“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，任是如何娇养，也不可愆于归之期。”吴翰林道：“也不是定要愆期，只为难寻佳婿。”杨御史道：“偌大长安，岂无一富贵之子可嫁，小弟明日定要作伐。”

白公道：“闲话且不要说，三兄且请完了佳作。”苏御史道：“珠玉在前，自惭形秽，其实完不得了，每人情愿罚酒三杯何如？”杨御史道：“说得有理，小弟情愿吃。”吴翰林诗虽做完，因见他二人受罚，也就不写出来，同罚了三大杯。只因这一首诗使人敬爱，谈笑欢饮，直至上灯才散。正是：

白发诗翁吟不就，红颜闺女等闲题；

始知天地山川秀，偏是蛾眉领略齐。

三人散去，不知又做何状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老御史为儿谋妇

诗曰：

凭君传语寄登徒，只合人间媚野狐。

若有佳人怀吉士，从无淑女爱金夫。

甘心合处锦添锦，强得圆时觚不觚。

再莫凿空施妄想，任他才与色相图。

话说杨御史自从在白公衙里赏菊饮酒，见了白小姐诗句，便思量要求与儿子为妻。原来杨御史有一子一女，儿子叫做杨芳，年才二十岁，人物虽不甚丑，只是文章学问难对人言。赖父亲之力，替他夤缘，倒中了江西乡试，因会试不中，就随在任上读书。杨御史虽怀此心，却知道白公为人执拗，在女婿上留心选择，轻易开口决不能成。再三思索，并无计策。

忽一日拜客回来，刚到衙门首，只见一个青衣人，手捧着一封书，跪在路旁，禀道：“浙江王爷有书问候老爷。”杨御史看见，便问：“是吏部王爷吗？”青衣人答道：“正是吏部王爷。”杨御史遂叫长班接了书，吩咐来人伺候。遂下马进到私衙内，一面脱去官服，一面就拆开书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年弟王国漠顿首拜。弟自让部归来，不获与年台聚首于京师者，春忽冬矣。年台霜威严肃，百僚不振，而清远人闻之，曷胜欣仰！兹者同乡友人廖德明，原系儒者，既精风鉴，复善星平，往往有前知之妙，弟颇重之。今挟术游长安，敢献之门下，以为著龟之一助。幸赐盼睐而吹嘘焉，感不独在廖生也。草草奉渎不宣。

杨御史看完了书，知道是荐星相之士，撇不过同年面情，只得吩咐长班道：“你去看王爷荐的那位廖相公司可在外面，如在，可请进来。”长班去不多时，先拿名帖进来禀道：“廖相公请进来了。”须臾，

只见一人从阶下走进来，怎生模样，但见：

头戴方巾，身穿野服。头戴方巾，强赖做斯文一脉；身穿野服，假装出隐逸三分。髭须短而不长，有类蓬蓬乱草；眼睛大而欠秀，浑如落落弹丸。见了人前趋后拱，浑身都是谦恭；说话时左顾右盼，满脸尽皆势利。虽然以星相为名，倒全靠逢迎作主。

杨御史见了，即迎进厅来，见毕礼，分宾主坐下。廖德明先开口说道：“久仰台光，无缘进谒。今蒙王老先生介绍，得赐登龙，喜出望外。”杨御史道：“王年兄书中甚称兄高明有道，今接芝字，果是不凡。”须臾茶罢，杨御史又问道：“兄抱此异术而来，京师中相知必多。”廖德明道：“晚生素性径守，懒于干人，虽还有几封荐书，晚生恐怕贤愚不等，为人所轻也，未必去了。今日谒见老先生，明日也只好还去见见敝乡的陈相公、余少保、石都督、白太常三四位贤卿相罢了。”杨御史听见说要见白太常，便打动心事，因问道：“白太常，莫不就是敝同年白太玄吗？”廖德明答道：“正是贵同年白老先生。”杨御史听了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这段姻缘要在此人身上做得过脉。”因吩咐左右摆饭，一面就邀廖德明往书房中去坐。廖德明辞道：“晚生初得识荆，尚未献技，怎么就好相扰。”杨御史道：“若是他人，我学生也不轻留，兄乃高明之士，正有事请教，倒不必拘礼。”遂到书房中坐下。

坐了一歇，廖德明就说道：“老先生请转正尊容，待晚生观一观气色何如？”杨御史道：“学生倒不消劳动，倒是小儿有一八字求教求教吧。”廖德明道：“这个当得。”杨御史随叫左右取过文房四宝，写了四柱，递与廖德明。廖德明细细看了一遍道：“令公子先生这尊造八字清奇，五行相配，真如桂林一枝，昆山片玉，又兼计罗截出恩星，少年登科自不必说。目下二十岁，尚在酉限，虽见得头角峥嵘，犹不为奇。若到了二十五岁，运行丙子南方，看凤池独步，翰苑遨游，方是他得意之时。只是妻室不宜太早，早了便有刑克。”杨御史笑道：“算得准，算得准。小儿自会试不曾中得，发愤在衙读书，每每与他议亲，他决不肯从，直要等中了进士，方肯议亲。我只道他是痴心妄想，原来命中原该如此。”廖德明道：“富贵皆命里带来，岂人力

所强求？”又问道：“令公子难道从未曾娶过？”杨御史道：“曾定过敝乡刘都堂的孙女，不料未过门就死了，所以直蹉跎至此。”廖德明道：“既然克过，这命才准。只是后来这头亲事，须选一个有福的夫人，方配得过。”

正说着，左右摆上酒来，杨御史逊了坐，二人坐下，一边饮酒，一边廖德明又问道：“令公子近日有甚官员来议亲吗？”杨御史道：“连日来议亲者颇多，说来皆是富贵娇痴，多不中小儿之意。近闻得白年兄有一令爱，工容与才华俱称绝世。前日学生在白年兄衙中饮酒，酒后分韵做诗，白年兄醉了，未曾做得，他令爱就暗暗代做了一首，清新秀美，使我辈同年中几个老诗人，俱动手不得。”廖德明道：“白小姐既有如此才华，可谓仕女班头矣。令公子乃又文章魁首，自是天地生成一对好夫妻，况老先生与白公又系同年，正是门当户对，何不遣媒一说？”杨御史道：“此虽美事，只是敝同年这老儿生性有些古怪，他要求人，便千肯万肯，若是你去求他，便推三阻四，偏有许多话说，所以学生不屑下气先去开口。这两日闻知他择婿甚急，若得其中有一相知，将小儿才学细细说与此老知道，使此老心肯意肯，然后遣媒一说，便容易成了。”廖德明道：“老先生所见最高，只怕晚生人微言轻，不足取信。明日往候白公时，倘有机会，细细将令公子这等雄才大志说与他知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既有此高情，切不可说出是学生之意。”廖德明笑道：“这个晚生知道。这也不独为令公子求此淑女，送这等一个佳婿与白公，还是他得便宜。”

二人说得投机，又饮了数杯，方才吃完饭。廖德明就辞起身，杨御史道：“尊寓在何处？尚未曾奉拜。”廖德明道：“小寓暂借在浙直会馆中，怎敢劳重台驾。”说毕，送出厅来，到了门前，杨御史又嘱咐道：“此事若成，决当重谢。”廖德明连道：“不敢。”方才别去。正是：

曲人到处皆奸巧，诡士从来只诈谋。

岂料天心原有定，空劳明月下金钩。

杨御史送了廖德明，回衙不题。

且说廖德明受了杨御史之托，巴不得成就此事，就有托身之地。回到馆中，宿了一夜，次早起来梳洗毕，收拾些饭吃了，依旧叫

家人拿了王吏部的荐书，竟往白太常的私衙而来。到了衙前，先将王吏部的书投进去。等了一会儿，方见一个长班出来相请。廖德明进到厅上，又坐了一歇，白公方才出来相见。叙过了来意，吃了茶，白公便问道：“王年兄称先生风鉴如神，但学生老朽之夫，岂足以当大观。”廖德明道：“老先生道光德誉，天下景仰，非晚生末术所能浅窥。倘不鄙弃，请正台颜，容晚生仰测一二。”白公将椅向上移了一移，转过脸来道：“君子问灾不问福，请先生勿隐。”廖德明定睛细细看了一晌，因说道：“观公神凝形正，岩岩有山岳之气象，更兼双眉分耸入鬓，两眼炯炯如寒星，为人一生高傲，行事清奇古怪，处艰难最有担当，遇患难极重义气。最妙在隼头隆直，五岳朝归，这富贵只怕今生享他不尽。只恨神太清了，神清则伤子嗣。说便是这等说，却喜地阁丰厚，到底不是个孤相，将来或是犹子，或是半子，当有一番奇遇，转高出寻常箕裘之外。”白公叹道：“学生子息上久已绝望，若得个半子相依，晚年之愿足矣。若说眼前这些富贵，不瞒先生说，真不异浮云敝屣。”廖德明道：“据老先生之高怀，虽不恋此，若据晚生相中看来，这富贵正无了期。子息上虽非亲生，定有一番奇遇。目下印堂红黑交侵，若不见喜，必有小灾，却不妨。老先生可牢记此言，到明日验了，方知晚生不是面欺。”白公道：“多承指迷，敢不心佩。”

正相完，左右又换了一道茶来。吃了茶，白公又问道：“先生自浙到京师，水陆三千余里，阅人必多。当今少年才士，曾看得几人中意？”廖德明道：“晚生一路看来，若论寻常科甲，处处皆有；倘要求旷世奇才、名重天下之人，惟有御史杨公令公子方才当得起。”白公惊问道：“是那个杨公？难道就是敝同年杨子猷？”廖德明道：“是江西诤廷诏的，倒不知可是贵同年？”白公道：“正是，他止得一位乃郎，前年中了乡榜。学生曾见过，其人也只寻常，就是朱卷，也不见怎么过人。为何先生独取此子？”廖德明道：“若论文章一道，晚生不敢深辩。若从他星命来看，文昌缠斗，当有苏学士之才华，异日自是第一人，玉堂金马。不但星命，就是他已叨乡荐，今年二十岁，终日藏修，尚未肯议亲，只这一段念头也不可及。老先生莫要等闲错

过。”白公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学生倒也不知。”

二人又说了些闲话，廖德明就起身告辞。白公道：“本该留先生在此小酌三杯，奈一个敝相知见招在李皇亲府上，来催早去，有慢先生，多得罪了。”随叫家人封了一两代仪，送与廖德明。廖德明打一恭受了，再三致谢出门，随即将此说话报与杨御史去了不题。

且说白公自听了廖德明一席话，心下就有几分打动了，便要访问杨公子消息，又不好对外人说。恰好吴翰林来访他，白公就留在书房中小饮。二人饮到半酣，白公因问道：“杨子猷的乃郎，你曾见吗？”吴翰林道：“你为何问他？”白公道：“前日敝同年荐了一个相士来，我偶问及他京师中谁家子侄多才而贤，他就盛称老杨的乃郎，以为后来第一才人，且以鼎甲相期。小弟因为红玉亲事，恐怕当面错过，所以问他。不知他的文字如何？”吴翰林道：“他是诗二房陆知县的门生，文字虽未曾见，人是见过的，却也不曾留心。如今细细想起来，也不像个大才之人。就是老杨，从也不见夸奖，若果好时，他怎肯自家埋没了。”白公道：“我也是这等疑心。那相士又说他今年二十岁尚未议婚，说他立志必要登了甲榜，方肯洞房花烛。若果有此志，便后生可畏，定也不得了。”吴翰林道：“这也不难，等小弟明日设一席，请他父子来一叙，再面观其动静，才不才，便可知矣。”白公道：“此最有理。”二人商量定，又吃了半日酒，方才别去。

到次日，吴翰林就差长班下两个请帖，去请杨御史父子，即日私衙小叙。这日杨御史因得了廖德明的信，知道白公已有几分心允，正要央人去说亲，忽见吴翰林来请他父子吃酒，便满心欢喜，暗想道：“若不是白家老儿听了廖德明之言，老吴为何请我父子两个，亲事必定有几分妥帖。倒只愁儿子无真实之才，恐怕一言两语露出马脚。欲待托故不去，又恐怕老白生疑。”又想到：“就去也不妨，他人物也还充得过。况他已是举人，料不好席上考他。”就答应了都来。打发来人去了，就叫儿子杨芳打扮得齐齐整整，又吩咐道：“你到那里须要谦逊，不可多言。倘若要你作文成诗，你只回说‘父执在上，小侄焉敢放肆。’”杨芳应诺。原来这杨芳生得人物倒也丰厚，只是禀性愚蠢，虽夤缘做了个举人，若重新问他七个题目，只怕还有